

刘梦溪 编

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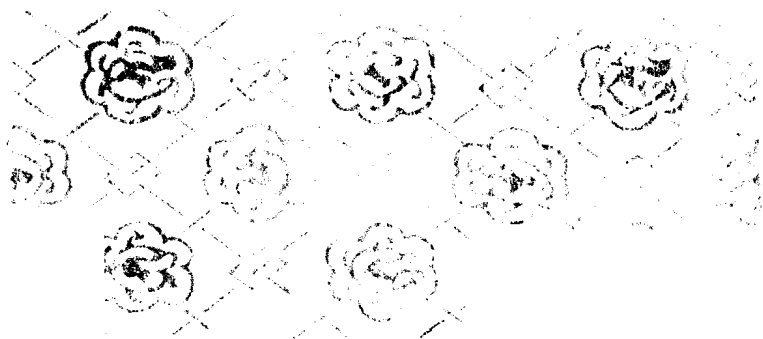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

下

刘梦溪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

下 卷

刘 梦 溪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23 插页 2 字数530,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10151·625

定价: 6.55元

目 录

下 卷

第九编 版本演变研究之部

“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

及其意义……………吴恩裕 冯其庸(3)

谈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陈仲箴(11)

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

成、年代和评语……………吴世昌(31)

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俞平伯(96)

谈杨本……………林冠夫(132)

新发现的“有正本”《红楼梦》底本浅说……………魏绍昌(167)

梦觉主人序本《红楼梦》的特点……………周祜昌(181)

异本纪闻……………周汝昌(194)

《红楼梦》第六十七回是伪作……………周煦良(203)

《红楼梦》六十四、六十七回辨……………宋浩庆(211)

《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作是怎样迷失的……………邓遂夫(221)

第十编 脂砚斋评语研究之部

- 脂砚斋是谁……………吴世昌(231)
- 关于脂砚斋的真姓名……………朱南铎(238)
- 说脂砚斋……………戴不凡(242)
- 脂砚斋与畸笏叟考……………杨光汉(269)
- 畸笏即曹頌辨……………戴不凡(290)
- “脂评”思想艺术价值浅探……………孙 逊(332)
- 独创的艺术分析
- 论《石头记》脂砚斋评……………郝延霖(349)
- 说“真有是事”
- 读脂批随札……………陈熙中(384)
- 从脂砚斋两条评语看《红楼梦》的下半部……………赵卫邦(388)
- 记“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批语……………俞平伯(400)

第十一编 程高补作研究之部

- 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童庆炳(419)
- 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与高鹗续书……………周绍良(446)
-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王佩璋(464)
- 有关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的材料考辨……………陆树仑(473)
- 《红楼梦》后四十回非高鹗续作……………陶剑平(499)
- 程伟元与《红楼梦》……………文 雷(512)
- 高鹗、程伟元与《红楼梦》后四十回……………王利器(531)
- 论《红楼梦》人物形象在后四十回的变异……………石昌渝(552)

第十二编 红学史论之部

- 清代红学掠影……………尚达翔 金玉田(591)
- 题咏派的眼光和题红诗的价值……………韩进廉(610)
- 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再批判……………佛 雏(645)
- 西方文艺思想和《红楼梦》研究
- 评介《红楼梦》研究史上的
- “新谈”“新评”“新叙”……………郭豫适(669)
- 近代进步思想与红学……………钟敬文(680)
-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红学史上的地位……………魏同贤(710)
-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再评价……………邹进先(734)
- 红学的坦途与歧路
- 学习鲁迅有关《红楼梦》的论述……………吕启祥(752)
- “红学”与美学……………胡经之(778)
- 红学三十年……………刘梦溪(785)

第九编

版本演变研究之部

“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

吴恩裕 冯其庸

不久以前，在北京发现了一册《石头记》的早期残抄本。这个残抄本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一九五九年冬从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买到后收藏的。这个本子原订一册，装订线散断，残缺很多，只剩第五十五回的后半回，第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三整回和第五十九回的前半回，经过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修复重装，才能阅读。最近，在该馆同志的帮助下，我们校读了这个残抄本，经过初步研究，我们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石头记》

残抄本是己卯本早年的散失部分

原为董康、陶洙先后收藏，解放以后归北京图书馆藏的己卯本《石头记》〔1〕，现存一至二十回，三十一回至四十回，六十一回至七十回，共四十回。其中六十四、六十七两回系早期抄补。上述残缺情况，在陶洙收藏前即已如此。陶得此残本后，又抄补了第一回前的“凡例”和第一回开头的三页半，第

十回末的一页半，第二十一回至三十回，即现在的第五、六两册。此书第六十七回后有早期抄补者的一行附记说：“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按乾隆年间抄本。武裕庵补抄。”看这附记的口气，武裕庵该是乾隆以后的人。据他当时抄补六十七回的情况来看，他抄补此书，大概还是为了补全八十回。很可能在他抄补以后，董康、陶洙收藏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此书就开始散失了。

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个残抄本，从回次来看，恰好在己卯本现缺的部分之内。陶洙在书前的记录里也说：“四十一回至六十回缺，未钞补。”

现在，经过仔细核对之后，我们认为它确是己卯本早年散失的一部分，其理由如下：

（一）这个残抄本（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仍暂称这个本子为“残抄本”）和己卯本一样，用的都是乾隆时的竹纸，所不同的只是这个残抄本的纸张较黄暗一些。这是由于它散失在外，保存较差的缘故。

（二）残抄本的抄写格式、纸张长宽度和抄写版心的大小等等，与己卯本一样。例如残抄本每回首行顶格写“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十个字，第二行顶格写“第×××回”，第三行低三格写回目，如五十六回在“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两句回目之间，空三个字的位置，又残抄本每页十行，每行二十七到三十字左右。残抄本每页高二八·八厘米，宽一七·七厘米。抄写版心一般高二二·五厘米，宽一三厘米。以上这些，都与己卯本一致。

稍有不同的是，己卯本每回首行顶格所写“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那十个字，有少数几回少写了“卷之”两个字，第二

行回目数字有少数几回不是顶格写而是低一格写，第三行回目有少数几回不是低三格而是低二格等等。这些细小的差别，显然是抄写时的误差，是不足为怪的，重要的是它的抄写格式是一样的。

（三）我们仔细检查残抄本的抄写笔迹，发现共有七个人参加抄写。这七个人的笔迹书体各有可资识别的特征。我们根据这些特征再检查己卯本，发现这七个人的笔迹在己卯本里也都可以找到。这就是说，己卯本基本上就是这七个人抄下来的。除了第六十四回（抄者不详）和由武裕庵抄补的第六十七回不算，以及后来陶洙抄补的部分也不算外，只有极少量是由另外的人抄写的。

（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残抄本里，发现两处避“玄”字的讳，把“玄”字写作“玄”；一处避“祥”字的讳，把“祥”字写作“祥”；一处避“晓”字的讳，把“晓”字写作“晓”。我们根据这一情况检查己卯本，发现己卯本也同样避这几个字的讳。如第一册第一回第六页上两处“玄机不可预泄”的“玄”字，均写作“玄”；第四册第十七至十八回第二十三页b面薛宝钗诗：“华日祥云笼罩奇”一句里的“祥”字，写作“祥”，同回二十七页a面正文第五行下双行小字批“故用一不祥之语为讖”一句里的“祥”字，写作“祥”；第二册倒数第四页b面倒数第三行“我是初造尊府的，本也不晓得什么”一句里的“晓”字，写作“晓”；第三册第十三回第二页第一行“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一句里的“晓”字，写作“晓”等等。在己卯本里，这几个字的避讳，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当然，在残抄本里也有一个“晓”字没有避讳，在己卯本里也有“晓”字不避讳的。这很可能是由于疏忽，偶然有几个

“晓”字忘记少写一笔。自然，也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这几个“晓”字的不避讳，并不能否定上述“晓”字的避讳，更不能否定“祥”、“玄”等字的避讳。

根据残抄本和己卯本的以上这许多相同点，我们认为残抄本并不是现在已知的《石头记》抄本之外新发现的另一个抄本，而是己卯本的一部分。这个散失了这么久的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石头记》乾隆时的抄本，居然能在今天重新复合，这不能不说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种奇迹的出现，也只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大家重视《红楼梦》的阅读和评论的气氛环境下才有可能。

二、己卯本是怡亲王府的原抄本

在流传下来的《石头记》抄本中，己卯本一向是为研究者们所重视的。但它当年究竟是谁家的抄本？从来没有人知道。这次由于它的散失部分被发现，却使我们弄清了它原来是怡亲王府的抄本。仅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残抄本发现，也就很有意义的了。

前面已经提到在新发现的己卯本的散失部分里和原己卯本里，都存在着“玄”、“祥”、“晓”等避讳的字。那末，它们究竟避谁的讳呢？“玄”字缺笔很明显是避康熙的讳，因康熙名“玄烨”。这种避讳，在康、雍、乾时代的抄本和刻本里是很普遍的，这是当时的“国讳”。因此，仅仅根据这个字的避讳是不能判断它是谁家的抄本的。但是，“祥”字和“晓”字避讳的意义就不同了，弄清这两个字是避谁的讳，也就可以弄清这是谁家的抄本了。我们首先在残抄本里发现“晓”字的避讳，因此联想到康熙的第十三个儿子允祥曾被封为怡亲王。雍正八年

允祥死，允祥的第七子弘晓袭怡亲王爵。我们当时考虑这个“晓”字有可能是避弘晓的讳，同时为了查证残抄本的笔迹和己卯本是否相同，我们又仔细检查了己卯本。结果在己卯本里除发现了“晓”字的避讳外，又发现了“祥”字的避讳（后来我们又再在残抄本里也发现了“祥”字的避讳）。由于“祥”字避讳的发现，我们才确信这个抄本是怡亲王府的原抄本。因为只有怡亲王家，才需要避“祥”和“晓”字的讳。加上“玄”字的避讳，正好避讳的是怡亲王家的祖孙三代。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又发现了《怡府书目》的原抄本。这个抄本上，除盖有“怡亲王宝”阳文篆字方章外，还盖有“讷斋珍赏”和“怡王讷斋览书画印记”两章。这三个图章，有力地证明了：一、它确是怡亲王府的书目抄本原件；二、这个抄本是第二代怡亲王弘晓时的东西，因为讷斋是弘晓的斋名。按弘晓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死于乾隆四十三年（1788年），他与曹雪芹大体上是同时代人。重要的是，这个抄本书目里，也同样避“玄”、“祥”、“晓”等字的讳。除此之外，它还避“弘”字的讳。如《赤水玄珠》的“玄”写作“玄”，《弘明集》的“弘”写作“弘”，《晓亭诗抄》的“晓”写作“晓”，《宝元天人祥异书》的“祥”写作“祥”等等。

以上这些情况，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己卯本（包括残抄本）是乾隆时怡亲王府的一个原抄本。

三、应该重视对己卯本的研究

由于以上的发现，我们认为己卯本具有重要的价值，应该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

（一）它的底本有可能是现存抄本《石头记》的底本中最

早的一个。目前已发现的属于脂本系统的《石头记》抄本，共有十二种，其中更早一些的有己卯本、脂京本（庚辰本）、脂残本（甲戌本）等几种。现存己卯本的底本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脂砚斋的四阅评本。它实际上可能比脂残本（甲戌本）、脂京本（庚辰本）等的底本都早。脂残本被胡适定为“甲戌本”（乾隆十九年，1754年），这是极其荒谬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断。有的同志早已指出〔2〕，在这个所谓的“甲戌本”里，已经把丁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畸笏叟的墨笔眉批，和同回其它几条红笔眉批与正文一起抄在此本第二十六回之后，作为本回的“总批”。这个“总批”是与正文同时由一个人写下来的。由此可见，现存所谓“甲戌本”的底本，决不可能是真正的甲戌年的“再评”本。因为甲戌比丁亥早十三年，在十三年以后才写下来的文字，怎么可能却在十三年以前就早已被抄录下来了呢？这岂非成了咄咄怪事！上述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现存“甲戌本”底本的年代，最早也不能早于乾隆三十二年的丁亥年。可见它比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本的底本至少也要晚七年。

再拿这个本子与脂京本（庚辰本）比较，这两个本子，不仅各自题有“己卯冬月定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和“庚辰秋月定本”（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纪年，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本子的正文有很多出入，有的地方，己卯本的文字多于脂京本（庚辰本）。例如第三回王熙凤初见黛玉时问黛玉年纪的一段文字，己卯本是这样的：

问妹妹几岁了，黛玉答十三岁了。

又问道，可也上过学？

脂京本（庚辰本）的这一段文字却是这样的，

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

这显然是因为把黛玉刚到贾府时的年岁写得太大了，所以脂京本（庚辰本）才作了改动。

再如第四回冯渊的家人到应天府贾雨村处告薛蟠打死冯渊时说的话，己卯本是：

望大老爷拘拿凶犯，剪恶除凶，以救孤寡。

这句话里的“剪恶除凶”四个字，可能是因为它的批判锋芒太尖锐了，所以在脂京本（庚辰本）里就被删掉了。

再如第五十七回薛姨妈生日演戏，贾母、王夫人等去看戏时，新发现的残抄本的文字是：

至晓散时，贾母等顺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

脂京本（庚辰本）有意删去了“晓”字。因为薛姨妈生日演戏不可能演一个通宵，即使演了一个通宵，贾母也决没有那么大的精神看“至晓”，所以脂京本少这个“晓”字肯定不是漏抄，而是改笔。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己卯本的文字较为原始些，脂京本（庚辰本）则已经做了一番加工，有的情节改得合理了一些，但有的地方却减弱了它的批判锋芒。

这些正文改动之处，正说明它比己卯本要稍晚一些。

（二）曹家与怡亲王允祥，可能有较好的关系。所以在雍正二年，雍正曹頔的《请安折》上批示：“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等等（见雍正二年，《江宁织造曹頔请安折》后面雍正

的朱批)。现在既然弄清楚了己卯本就是怡亲王府的原抄本，那末，他们抄写时的底本直接来自曹家或脂砚斋等人之手是很有可能。

(三) 己卯本较多地保留了曹雪芹原稿的面貌，这对我们研究曹雪芹的思想、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抄本和脂批等等，都是很有用处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己卯本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已经很少，己卯本的三回又两个半回的早年散失部分的被发现，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注释：

- 〔1〕 按“己卯本”这个名称是不确切的，己卯只能是指它的底本的年代，并不是现在这个本子的确切的抄录年代。这里为了便于大家了解，仍暂用“己卯本”这个旧名。根据这次的发现，我们建议己卯本可以更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怡亲王府抄本”，简称“脂怡本”。
- 〔2〕 参见吴世昌：《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见《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和《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见《中华文史论丛》第六期）。

（原载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

谈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陈 仲 芭

自1927年发现曹雪芹写的《石头记》传钞残本以来，到目前为止，陆续发现的，包括残本、八十回本、百二十回本等传钞本，将近十种，“己卯本”是其中之一。

这个“己卯本”之得名，是因它封面有“己卯冬月定本”题字，学术界遂简称它为“己卯本”。

此本现存第一至二十回、第三十一至四十回、第六十一至七十回。其中第一回首缺三页半，第十回末缺一页半，第十七、十八回未分回，第六十四、六十七回原缺，书中是据另本钞配，第七十回末缺一页又四分之一页。

此本旧为董康所藏，后归陶洙。陶洙先后在丁亥年（1947年）和己丑年（1949年）据“庚辰本”〔1〕和“甲戌本”〔2〕的过录本，分别用朱、蓝两墨校过两遍，附有校记二则。

此本一向为董、陶二家私藏，仅其故交几个人曾据以传钞，此外寓目者很少。解放后，此本归于国家，移交北京图书馆。自是凡有兴趣探讨《石头记》的人，都有了披阅的机会和参考、研究的便利。

本文试就笔者粗读所得，提出此本的某些特点，供学术界